



【砚庄晚风】

施家新屋

□汪海权

古琴曲《忆故人》的旋律好似一阵怀旧的风,常常将我的思绪吹进一个多少有点伤感色彩的、早已消逝了的小村庄——施家新屋。

施家新屋是我奶奶的娘家。六十多岁就已经满头白发的奶奶,总是喜欢给我讲她常常梦见的娘家的那些人和事。奶奶也常常带着我回她的娘家,当她带我回娘家的时候,娘家的人都已经是她晚辈了,而我则喊他们表爷、表娘、表哥表妹。我的表爷有五个,而每次去施家新屋时,都是住在小表爷家里。小表爷是个犟子,从来不发脾气,只知道笑,再就是只知道干活,再就是要大声说话,喝酒后更是如此。但他的话再多也不算数,算数的是嘴里镶了颗金牙的小表娘。

在我看来,这个世界在我出生前发生的一切,都有一种古旧的色彩。施家新屋早就毫无争议地存在于那里了,也许有几十年,也许有几百年,反正谁也说不清,因而只能说是古旧。而在我的记忆中,那些房屋也确实明显地带有古旧的色彩。有时候我真想问一声,多少年来那些日子,人们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。

虽然叫做施家新屋,但实际上这个小村庄的男人全都姓丁,一家姓施的也没有,所以,我的古旧之感也显然得到了印证。

但另一方面,施家新屋的生活色彩却又是鲜艳、透明而浓厚的。如果要我把它画出来的话,我一定要用童年时代常用的蜡笔!

施家新屋坐落在一片农田中间,西侧是一条小山坡,比农田高两三丈,东侧是一条大河,比农田低两三丈,它们都是南北向无限地延伸着的。那时的施家新屋,都是破旧的茅草房,总共有十几间,成方形地围成一圈,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土场,这俨然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了。似乎不管什么季节,它都是那么幸福而静谧,即使是偶尔响起在干旱年份的抽水机突突突的声音,在月光下甚至日光下也都显得特别宁静。

不宁静的是那个土场,它曾留下多少我们童年的欢声笑语啊!好像那十几间茅屋,就是为了围住阳光下那些欢乐的时光,让这个小村庄永远具有蜡笔画般的色彩。

有一年冬天,我跟奶奶去施家新屋,没承想老天下了一场大雪,顿时整个世界就白茫茫一片。大雪下得有两三尺厚,连去几个表爷家串门,也不得不用铲子铲出几条壕沟,这对我们孩子来说,真是难得的打雪仗、捉迷藏的热闹去处。但热闹是我们孩子的,我的父母却在仅仅三里之外的家里着急了好几天,好像奶奶和我被困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孤岛上受冻挨饿似的。

土场中间,有许多树木,其他的印象全都模糊,只有四表爷家门前的几株桃树,奇特到令人难以置信。春天里,那几树桃花开得像团团的火,在微风里呼呼地燃烧着,犹如一群豆蔻年华少女的笑,将整个春天的生气全都浓缩在这方天地,直到今天都还在我的记忆里闪烁,就连《诗经》里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的美妙诗句也未免有些黯然失色了。更奇特的是,桃子成熟时,咬它一口,你会满嘴流“血”——世界上居然还有跟血一样鲜红的桃肉!不知为什么,那时候我总是把它和死亡联系在一起,这种不祥的感觉自然让我对它敬而远之。

真正不祥的,是村子正南偏西的一口水塘。水塘周围都是杂树,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哪位老人栽下的,都梦一般地立在那里。这口水塘似乎就是一个幽灵,无论何时,水都是清清的,但深不见底。仅我所知道的,就不止一个孩子的生命曾经被它的幽灵拖走,并永远地离开了父母和我们这些小伙伴。这口水塘在村子的人看来,简直就是一个矛盾着的怪物——灌溉周围十几亩农田的是它,村里人吃的水是它,女人们洗衣洗澡的水是它,甚至那年一个表爷家失火了,救火的水也是它。

是的,那个“桃之夭夭”的故事就结束于这场大火。大火我没有看见,看见的是烧焦的墙壁、土场上乱放的杂物,救火的人满脸的黑灰,还有哭喊的女人和孩子。

大火之后,几个表爷就逐个搬走了。唯剩下那方水塘,孤零零、无人理会地留在原处,周围的杂树也都被砍光了,好像一只被烧光了眉毛和睫毛的眼睛,奇怪地朝着天闪着空洞的波光。它从此失去了幽灵般的神秘,只是在我偶尔经过那里的时候,每每看见它奇怪地朝着天闪着空洞的波光,以及被人久久抛弃的声声叹息。

【人世间】

母亲那些生动的话语

□刘恒杰

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,言谈时会不时地冒出一句半句或夸张或比喻的话来,极为形象生动又恰当地表达出了她要说的意思,别人听了也都非常明白。每当回忆起母亲,我常常觉得,她的许多话使教了十几年中学语文,后来又又在机关里从事文字工作的我自愧弗如。

茶水能用筷子敲住吗?可母亲就能想得出来。

有一年元宵节,我回家看望母亲。我和母亲围坐在小铁炉边,听母亲东一句西一句说着村里人家的情况。母亲突然说:“胡同口你小脚大娘正月初八过世了,九十五岁。”

我说:“小脚大娘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?”

母亲叹了口气,说:“初八那天早晨,她起来喝茶,喝了一碗就跌倒了。初一她还迈着小脚过来看我。她那么好的身子,谁想到就那样走了。”

我说:“那小脚大娘从年轻时就喜欢喝茶。”

母亲说:“她早晨起来头一件事就是烧上一铁壶水,泡上一瓷壶茶。好天的时候她就把她的小茶桌摆在自家院子里的枣树下。她喝的那茶,就是两三块钱一斤的老干燥棒子。抓一大把放在茶壶里,泡出来的茶水酽酽的,又黑又亮——那茶水啊,能用筷子敲住。”

茶水浓,浓到能用筷子敲住——这也真够夸张的了。

我们村东北有一个叫五叉沟的地方,那里曾有我家的一小块自留地。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午后,母亲牵着四岁的我向地里走去,去看看地里的小麦熟透了没有。记忆中,那是我第一次到那块麦田去。被太阳炙烤的道路路着我光着的脚丫。

刚出了村子,我就抬头问母亲:“快到了吗?”

母亲说:“快了,前头就是。”

又走了一会儿,我又抬头问母亲:“快到了吗?”

母亲还是那句话:“快了,前头就是。”

我说:“那太阳怎么那么热啊,那路怎么那么长啊。”

路边有一棵杨树,母亲领我去树阴里歇一歇。

我突然听母亲说:“路有多么长啊,就像想儿的娘啊;筷子多么长啊,就像儿想娘啊。”

母亲的眼睛看着远处,似乎是在自言自语。

那时,我不懂,但这句话却印在了我的心里。其实,那块麦田,离村子不到三里路。

那年,在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的那天,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中午饭。母亲突然说:“去了,不要想家。”

那时我心里充满了对远方的向往,怎么会想家呢。

当我背起行李,迈出大门口时,我听见母亲说:“娘想儿,有路长;儿想娘,筷子长。”

路有多长?天下的路没有尽头——那是母亲对儿子长长的思念。走遍天涯海角,也走不出母亲的牵挂。

是一个下午,一个暑假里静静的下午。

我在老宅的西屋里看书,母亲在北屋里和本家的一位嫂子说话。那位嫂子已寡居多年。那位嫂子在那年春节后为她唯一的儿子娶了媳妇,可三个月以后就分家了。分家了,但还住在一个院子里。

我听见那位嫂子诉说着儿媳的不孝。说儿媳妇日上三竿了还不起床,说儿媳妇包了水饺从来不端给她一碗,说儿媳妇从来不让儿子帮她忙忙地里的农活。那时,农村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。后来,我听见那位嫂子长叹了一口气,说:“大婶子,这真是‘长尾巴狼,尾巴长,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把娘撵到大街上,媳妇背到炕头上’。”

过了一会儿,我听见母亲说:“其实当娘的啊,一个甜枣就吃不下了。”

我知道母亲所要表达的意思是,当父母的对子女特别是对自己的儿媳妇,没有多少要求,哪怕就是一句嘘寒问暖的话语——就像一个小小的枣儿,老人们也会万分感动。

有一年秋种,大旱。

周末,我骑着自行车回家。走到雪野湖岸上时,看见湖里已经没有了水,湖底裸露,皲裂。回村后才知道,村里十几眼机井都抽不上水来,全村人几乎都去村西龙王庙求雨了。我抬头看看天,一丝儿云彩也没有。

吃晚饭时,也去求雨的母亲回来了。我说:“不能光指望老天爷啊,要不,咱连夜用小推车向地里运水,今天下午我还从咱家压水井里压上来两筒水。”

母亲说:“好几亩地呢。那点水能有啥用?还不够研墨的呢。”

说某个人好占便宜,母亲会说:“那个人就知道勺子外头掀饭吃。”

说某个人成天有说不完的话,母亲会说:“那个人啊,一天到晚满嘴里跑舌头。”

说某个人说话干脆利落或铿锵有力,母亲会说:“他说话,唾沫星子掉在地上都砸个窟窿。”

村里的人去世了,脸上会盖上一层火纸,母亲就会说:“咱庄户人的命啊,就是一张薄薄的纸。”

……

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,从来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。

词选(二)

□蒿峰

鹧鸪天·湖居

暮雨初晴天气佳,清凉暗透紫裙纱。荷青菡粉幽香近,不觉月移树影斜。

蛩唱远,月如华,目如秋水面如花。渔歌声渺恍如梦,远渚炊烟船有家。

虞美人·单县琴台

形如半月巍然峙,单父烟霞里。秋霖初过嫩寒来,秋气秋声秋雁一行排。

不齐倚众鸣琴治,曾点沂河戏。治平之道在安民,薄赋轻徭教化自风淳。

蝶恋花·兖州泗河出土镇水宝剑

三百春秋平水杵。出世锵然,洙泗浑流处。铁锈斑斑寒气吐,孽龙授首知何数。

如水汹汹人欲恶。安得龙泉,斩鬼锋如许!莫道丹书无简注,平波犹记金知府。

【如歌岁月】

写给我的47个孩子

□孙晓燕

7月2日,是期末考试的日子。对于你们,有些特别。早上,入场前,我又啰哩啰嗦,极不放心地嘱咐了每次考试都会说的那些话,好像不啰嗦一遍,你们就不会答,做不好似的。唯一多了一句:这是你们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答卷,你们应该让这份答卷如夏花般绚烂。

五年,1825天,是你们的小学时光。四年,1460天,是我与你们相处的时光。时间让人多忧,却也美好。

你们在很多次的作文中写到了我——你们的语文老师。现在,就让我——你们的语文老师写给你们。我的47个孩子!

你们是让我“操心”的孩子,也是我最爱的孩子。无数次,惊叹于你们精彩的回答,漂亮的文字;无数次,温暖于你们纯真的微笑;无数次,感动于你们有爱的善举;无数次,让你们爬黑板写生字;无数次,反复强调书写、书写;无数次,盯着你们要作业,补作业,改作业;无数次,提醒你们注意听讲,大声回答;无数次,处理“突发事件”;无数次,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……我只能这样,也只有这样,别无选择,再无他法。只是不会放弃,而且坚信泥土里的每一粒种子都会生根、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……

还记得我们一起读过的书吗?从《小猪稀里呼噜》《小巴掌童话》《了不起的狐狸爸爸》《时代广场的蟋蟀》,到《汤姆索亚历险记》《绿野仙踪》《草房子》《青铜葵花》,再到现在的四大名著……每一本我们都一起读,一起讨论,一起交流,一起做笔记。思维导图是你们的拿手好戏,为师者把你们领进门,你们就用神奇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创作出了一幅幅美妙绝伦的作品,为此,我骄傲不已!

所以,你们思维活跃,脑子里装有无穷无尽的知识 and 千奇百怪的问题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愿你们做追风少年,对知识永远怀有渴望与执着,永远充满谦卑与敬畏。

孩子们,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前进道路上永不停歇的奔跑者!“学海无涯,苦作舟”,人生就是一次航行,有晴空万里,也有阴云密布,有风平浪静,也有激流险滩,掌好舵,扬起帆,才能驶向胜利的彼岸。

新的学段即将开始,你们每个人将走进新的学校,结识新的老师、同学,迎接新的挑战,你们准备好了吗?

台湾作家龙应台说: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作为老师,我与你们的缘分何尝不是这样?何尝不是在目送你们的背影渐行渐远!以后我还是会接过一个新的班级,重复相同的日子,而你们,却在无限地接受新知,接近梦想!

祝愿你们:以梦为马,不负韶华!